

乾道本韓非子

一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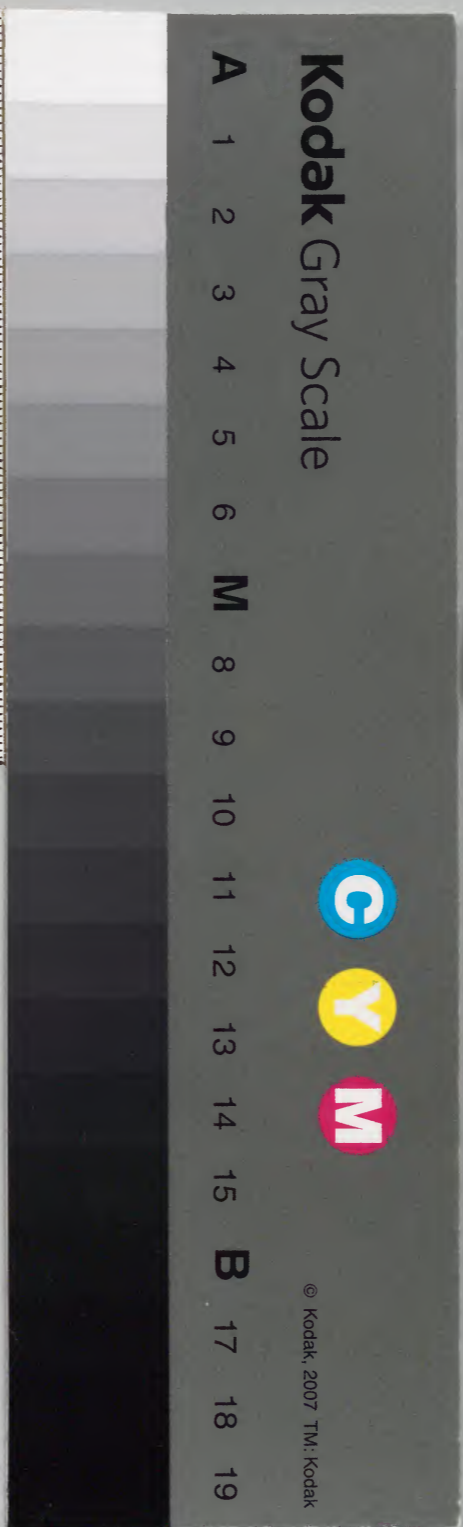
一

漢書門			
九	五	六	八
一	〇	五	八
四	四	五	八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	九	子	漢
函	五	六	書
三	半	四	〇
五	架	册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8	
冊數	4 (1)		
函號	300	35	

法表 一ノ二



刻年巳乙化子

乾道本韓
非子廿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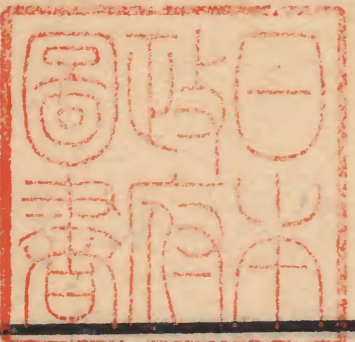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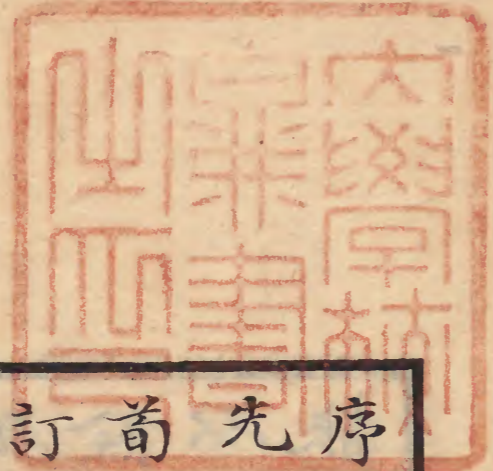
善庵先生閱

惜道館藏

序

先君山子窮經餘力治諸子百家之學於
荀子韓子呂子等書皆著一遺以致異同
訂誤闕當時所有子書率皆明人刻本蓋
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本求面目至
失其真可勝歎哉邦人承其弊文字異同
不必攷古雖有宗版置而不問故宗版亦
不甚顯世況至若群書治要人無知者誰
能攷其異同先君以不世出之才邃於經

淺草文庫



史貫穿於諸子百家。獨知治要異同。出於古本。以治要為主。更徵引古書。以校正諸子。其所考證。以今觀之。與宋本一一相符。人皆竒之。又以古文徵古事。以古言正古訓。字之假借。詞之通用。左右證明。著古文互證三卷。先於王引之經傳釋詞。已四十餘年矣。人亦竒之。但天授才學。而不假之以年。僅踰知命。遽焉捐館。寡婦孤兒。不能保家。遺著散佚。流傳人間。迄今蒲阪圓

增續韓非子。太田方禔非子翼毳。皆根據先君。而更加詳細。然人各有意見。不必皆同其說。兕格固奉家說。博徵諸古書。臚列異同。考求得失。著韓子述若干卷。其業勤矣。最後得清人復刻。軌道本韓非子。其書誤闕雖多。猶善本也。將翻刻以併傳之。又自謂韓子之書。苛刻寘息。刑名為治。蓋為聖世所不取焉。今遺著未刻。而異端是傳。將無得罪名教乎。已而又復謂先君治諸

子。豈為奉其學流哉。有取尔也。夫苟可資
經義者。雖異端。亦所不廢也。於是決意謀
梓。刻已過半。惜乎。年三十一。以力學竟致
瘵沒。四兒震。承兄之志。剞劂為任。更校其
書。誤闕難讀者。揭異同於上層。以便考索。
今茲乙巳七月。校刻竣工。替序於余。夫韓
子之為人為術。古人論之盡矣。今復何言。
然聞之北山先生曰。初見秦一篇。國榮為
張儀說秦王事。此為韓非。併考二書。策可

從矣。存韓篇。當是實事。蓋其徒所記。非韓
非手著也。此二篇。不得与本篇相混同矣。
余竊謂。篇內若某篇。亦是其徒所述。其
孰為其徒所述。孰為韓非手著。在當時。必
有分別。及漢人校錄諸子。篇次淆亂。不可
復知。若管子墨子莊子等書亦然。世人或
以其徒所述。槩為後人偽作。豈其然乎。然
是臆說也。聊質言之。正諸四方。不可以言
序也。今復何言。姑誌刻韓子緣起耳。

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寫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携至江寧。孫州如前軍。總惠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因如已歸道山之痛也。是本為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

處。元和領君千里。實為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挾摛標舉。具道此輒之。所以善。宋輒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嘉為朱文正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

兩封褒賞。文正曾曰。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藁還。鼎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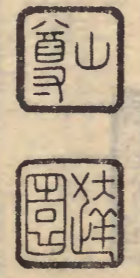
入私集。且與鼎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

一不欲亂我。真也。鼎老且病。然尚思

假羊店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鷄披

隼翼共。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

己。巳。巳。肫。舊史氏吳鼎序



楚欲置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戰國策一作

蟻。史記甘茂列傳作問於范蛸。徐廣義一作蟻。韓非作問

於王象。然宗繫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

注。楚有干象。深寧史精博。定不誤也。同日又記。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為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盜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

韓非子序
西堂八韻
總覽國書
學推林

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齋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江寧劉文奎子觀宸鐫
仲高鐫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難言第三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愛臣第四

秦強一
作強秦
今上有
以逆政
順者亡
句並是
頓字疑
行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士者。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

五十五

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一戰不剋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與猶當也下同

或無其字可從

且下一有臣字是或作株可從

同 報疑當作計下

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

可問一作河間
華綠作羊腸降
代上黨
六字並
是四或
作三七
十作十
七並可
從強字
疑衍

秦故非諷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
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東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
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
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
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
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可聞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綠上黨
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
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
矣中山呼池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
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
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
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

成下一有也字
是
而下一有退字
是
李一作
李是
運一作
軍是
能一作
難是

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
之強弃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
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
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
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
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
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
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空由時荒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
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
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
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
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
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

月疑當
作年並
上有一
張孟談
三於字
出下無
反有以
上可兼
作何字
並而三
是字

王疑當
作主

隨疑當
作縣
一無口
字是

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
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
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
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
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
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
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
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蒞薦出貢以供若蒞薦居外秦特出銳
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
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從下一
有徒字
是上欲
字疑衍

守國一
作國守
是

以猶與
也
一無遇
字是

士卒養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
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
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
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
畜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
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
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
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勲
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
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
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則召士則
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
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

韓疑當
作轉

伐一作
我是

則一作
書字無
問不重
子斯二
然並是
用然通

趙疑當
作秦

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
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
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
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
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
為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蹠非所以強於諸侯
也。臣竊願陛下之幸。孰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
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秦
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恢然。恢然病為妨。喻秦虛心而
待韓。韓終為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令卒
妨恢音艾。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
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
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

內一作
因是
象疑當
作秦

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
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
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
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夫秦
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
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
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
計矣。疑伐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
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
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
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
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替蠅
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

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荊，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取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

關一作

失一作

一重欲
伐秦
字是

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龍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必龍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執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

見上一
有得字
是

有猶存
也

於上一
有開字
重聚散
二字城
上有使
字並是

用疑當
作周

身下一
有見字
是有猶
為也

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真，比於班、洋，美纒纒在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撝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

掘一作拙是激疑當作微急作慧是

具本字作具即算字逆當作選

四六一有而附二字是必疑當作

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躑躅。轉次而備，故曰躑躅。孫子臍，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脰。樂裂也，勃氏反。尹子穿於棘，投之於棘，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闕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

上者猶之也
之於同
用自將
疑倒

舊疑當作賢

勅一作效是

一無子字並是

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
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
琢以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故曰
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故
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
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
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羣臣守職百官
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莫得
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
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賢者勅其材君因而
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
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君雖不賢為不智而為上
智者正為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此之謂賢主之

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

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

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函掩

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

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柄執

固則人意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不慎

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

處其主之側為女奴臣聞其主之惑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

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

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

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

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

開疑當作關省字

一無能字是

有猶置也一無掩字是

明一作名是

不言下
一有而
增字是
當字會
作事以
陳上有
是得字
並

赦罰疑
倒則疏
上疑脫
疏賤必
賞四字

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賧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七

疑當
作民下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奉法者弱。則國

疑當
作民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

疑當
作民下

亡。荆全之時與荆士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齊桓公并國三十。

疑當
作民下

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

疑當
作民下

薊為國。龍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

疑當
作民下

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疑當
作民下

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

疑當
作民下

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

疑當
作民下

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相持於

死上一
有字
無字
並是

得矣疑
當作得
夫下同
加以疑
倒

也或作
匿奇從

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為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則其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聽遠。故不可欺。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則其下所以

蔽下或
有字

一無之
所以三
字良下
有臣字
並是行
重疑當
易地能
態省字
所以下
是

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通相隱蔽。雖有大過。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伏矣。臣傷其類。故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謂朋黨私數至能人之門。比其所以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下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

入疑當
事一作
智是感
感借字

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
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
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順上
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君
言有目不以私視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
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鎔鄒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無私賢哲之臣無私
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
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
立愚智各得其所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
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
逆法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
如此之臣不可謂忠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

一無作
字是

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
義謂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隙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
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
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女奴雄此
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
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母或作威母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
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行具以待任
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人士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
力不給言當用法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日視上用耳則
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先王以三者
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
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賞罰用此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
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

濠疑當
作濠

即一作
積是

凌疑當
作刑遊
外一作
減一字
是錯疑
當作借
行當作
位事下
疑脫然
字

易其辭。執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共臣同門。威制共則眾邪彰矣。威制共則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為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先王之法為比。君智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其比利也。故繩直而枉木斷。

屬疑當
作屬

一無故
字是

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美齊非。絀其健羨齊其為非。絀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退官之屬已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二柄。喻其臣而制斷之也。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效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效臣所惡。則巧詐媚。

非猶不也

服下疑

非廢當作兼

感其主得其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諂媚感其主得之恩而賞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眾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眾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

異疑當作與而疑當作其專字疑衍

下也猶之也

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人主將欲禁姦效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子首一作首
無下字
字並是
欲見疑
倒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情不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相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故君子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也。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人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此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

尸一作是

惡上一
有素
大作人
並是
權一作
權是揚
權猶言
約略也
疾一作
病指作
換無上
泰字並
是

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權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也。君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耽之過度則捐精。故去泰甚，去泰身乃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居。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臧，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守臣之陰，以見君子之陽。陰陽接則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為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輔弼二臣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之俱行職事，行之不已。臣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

生疑當作先道
上一有之字

使一作彼是
與猶而也
備發作循

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
不方其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
以欺之飾其能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上下
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探用上權則國不治用道以名為首常行古今莫
改曰以名為首二名唯其正名乎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
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故
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彼則自舉其事因
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
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任上者從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
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
而用二者誠信下乃真情二者為形名也參同則用其謹脩所
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脩其事天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
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肯道而行諫故須去之民人用

以轉疑
倒後疑
當作

下一作不是周
疑當作
同名當
作合陰
上二有
於字無
子字疑
於作於
羣並是
書疑

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
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虛以
靜後未嘗用已督巧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
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
與同然後擇其善者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敷理而普
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道
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
可廢則廢時可與則與也參名異事通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故曰道
不同於萬物於萬物生德不同陰陽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能
知其繩於羣臣不同於出入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於燥濕君子不同
羣幸於臣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
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大惑故故曰母富人而貸焉母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

更令臣逼此倒置之臣貸君之貴臣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

其勢聚馬故失都失神謂排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君可測

知如臣能為虎臣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主上不知虎將為狗臣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

陰謀主不蚤止狗益無已則同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

也已時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益即是為主而

無臣奚國之有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

主施其刑大虎自寧復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為

復反其真謂君君欲為其國必伐其取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

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

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假

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黃帝有

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

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

下操一一日有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下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

試上故上必當操度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

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有

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貴其臣臣將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

臣疑富 作君貴 當作富 備富當 作彼 量字疑 行

狗疑富 作苟

求益疑 例

下操一 作上操 是

臣疑富 作君貴 當作富 備富當 作彼

量字疑 行

團一作

本案疑
衍神伸
備

命服役者不知誰非子二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
從故事無功也所從也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踈木喻臣也披為
木枝者喻數削木枝扶踈將塞公間謂臣威權覆私門將實公
庭將虛主將雍圍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木
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
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
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公子既眾宗
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公子既眾宗
室憂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止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
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
淵者水之停積水清則金之者必眾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淵其主
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女效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女效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女效臣或誘引君之左右
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效邪其

一無在
是

人臣
內內交

一無下
畢字是
處發當
作字一
字衍一

術有八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
美好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
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為人
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
使之感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
者謂侏儒優能嘲笑者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
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
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問之則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
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
在旁主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三曰父兄
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
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畢公
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

以娛其
心四字
疑衍

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
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言又
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心益勳祿用此以勸
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故臣可以施謀也四
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羨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
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羨宮室臺池重賦
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
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
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
澤不下流故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
人主者固雍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
賢俊希得與振
故言談論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
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
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
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
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
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

臣一作
人是

抑退二
字疑衍

益疑當
作易

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
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
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
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
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
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
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茲世主所以墜劫失其所有也不
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
初效之
也同牀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女效
之在旁也其
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
當則罰之不令
妄舉防三女效
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不使擅
所從來不使擅
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女效之養殃也虞度也必
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

勇上二
有於字

一連前
不提行
是下二
條同

外下疑
脫交字
之臣一
作臣之
是

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女效之。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女效之流行。其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關之勇。無赦罪邑關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關。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女效之威強也。不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女效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之令臣執。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故不聽。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結今君既不聽。則交之外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

論上疑
脫不字

上一作
主是

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

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墮毀也。或本為墮也。

韓非子卷第二

韓非子卷第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堅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

言一作
恒是

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
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吾眾也不
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
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
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
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
之道將柰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
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
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
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
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

之一作
而是

益疑當
作益

號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
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虢三年與兵伐虞又
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
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
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
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
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上之蒐

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
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
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
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

放疑當
作牧

公字疑

師洵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洵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洵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洵。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洵鼓究之。平公問師洵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

洵一作曠是

主疑當
作存
將恐疑

癢疑
作瘞

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棟端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並鎗蒲未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奚謂貪復昔者智伯瑤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

或重魏
字宜作
桓可從
下宜同
諾上疑
脫日字
蔡疑當
作蘭
規或作
親可從

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

一無軍
字是

臣疑當
作民
下遺
無是

獲疑當
作我
極同下
楷疑行
餘一作
蘇會作
公並是

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閑。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楛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餘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

軍兵一
有舒字
是
一無陽
之二字
是

失疑當
作釋

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
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軍而圍之決晉陽
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
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
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
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
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齒寒今知伯率二
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
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
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
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
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喜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
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

其上疑
脫曰字

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
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
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
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
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
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
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
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蔭
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
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
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
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
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堤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

與其或
倒可從

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何常疑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磨其斧迹流漆墨其上流布也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蔣草名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

四疑當作

其一期是諫或作聞可從

沒躬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其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十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

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柰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逐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為人剛復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復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

其上疑
脫上則
二字

君下
有公字
則下有
衛字如
曰之曰
無並是

子首
作首
是

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獵，虜勢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曰：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眾，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

管子

七

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言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

云疑當作苦
誣疑當作悔

壁一作壁是

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壁

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壁。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入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第三

唐津 山田政德公辰校

韓非子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人所共重之也。已況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

為一作謂是

謂上疑脫所字

世一作
勢好
下疑脫
惡字

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冤
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
左右為之匿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
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之匿非也邪臣之所
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
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
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
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眾
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眾及其有事一國
無德而誅之則君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
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
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
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所疑當
作近

公上一
有以字
是

懷一作
傑是

明一作
名是

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
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
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
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君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
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見君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
存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勝之數而又法術之士焉得不危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
見其可以罪過誣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誣之公法而誅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使
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
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慘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
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
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其不可借以美明者以外權
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
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

富上一
是

知其真偽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故法術之士安
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
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
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
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已智不
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
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
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
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
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
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襲重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
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

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

脩下疑
脫智之
二字

亂疑當
作辭
下則猶
而也一
作而

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
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
以精絜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但精絜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
也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脩身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
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
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
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脩士精
士辭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精潔之行決於毀譽
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脩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
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
之參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
吏處官矣近習之臣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

味子

三

與相疑

官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
 患也公正也且人臣有大罪入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
 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
 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
 能豪傑之人有材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
 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
 其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
 私也譎誰也設詐謀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
 二三變謂行譎誰以移主意十中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
 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
 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
 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汗而不避姦者
 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
 從之遊者同惡相濟上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惡愚之人也

或不重
之字可
從

大臣挾愚汗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
 漁者之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一口惑主敗
 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
 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
 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
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
 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以
 則為文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
 有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能隨心而發唱故
 能當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
 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

德一作見是

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无相所說
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
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弃其身矣。所說之人内陰
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内實疏遠若察此不
知其内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
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
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
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
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故而
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
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
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
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為不密而加誅也。周澤未溼也而語極知說行而
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
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

身上疑脫者字

增一作憎是二之字並置以字下看交疑當作史

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
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
許而與怒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
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貴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筭彼論其所愛則以為藉
資。謂為藉君之所愛以為己資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所增則謂徑省
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直徑米監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
雜之物則謂已多。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慮
合而猥交之也。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此說之難不可
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
則隨而掩滅之。如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則隨而掩滅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
此則順言而不忤。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
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
不能順公為少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率其
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

繫摩一
作擊摩
是道所疑
倒

成其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幸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
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幸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
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
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誅而微見其於私
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誅之者則為之顯言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
與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
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与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
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
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自智
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大
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意无拂悟辭无繫縻此道
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伊尹為宰百里奚
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復

一編加
字未作
既引作
交並是

身以進加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
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
利害以致其功斷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此相持
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成功飾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
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
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
親己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
鄰人之父亦去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
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疑
其薄者不當為已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
難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
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昔者弥子瑕有寵於衛君衛
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弥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弥子弥子矯駕君車以出

說者疑

柔可疑
倒系獲
通

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
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
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弥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
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
說談論之士不可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徑尺若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
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
王又以和為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
夜泪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智吾
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
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

和疑當
作如

持一作
特是

危疑當
作急

貪是絕
滅疑當
作滅一
字

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
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
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
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如人主之於法術未必
其臣人為下和之忠苟無下和之然則有道者之
不侈也持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即法術也
有法術則以未
獻法術也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
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
臣之議越民萌之誅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
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
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偏主而
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

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或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不帶其功賞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亂無霸

王也。

女媖劫弒臣第十四

凡女媖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女媖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

親一作信是

非一作是

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龍耳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

利字疑

一無安
我二字
是

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明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干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

苟疑當
作拘

卡子四

生下疑
脫也字

愛疑當
作為

我者上
一有為
字是

夫字疑
衍

固一作
因是

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
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
而不弊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
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
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
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
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
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
百官不自索姦妄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禽婁乃為明也
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
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固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
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
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

私疑當
作告

妄下
有非字
是

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
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
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女困末
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
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
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
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眾也故民
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
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
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
不知治亂之情譎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
以避穿井之陷又妄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
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

於一作相是

皆疑當作者喜下疑脫也字非下非有而俗勝三字是處非以下至那能聽也三四字在簡公下近之是

於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螳蟻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

裏疑當作裏

而上一有毀字是

人下一有巨字是

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固左右女媧

人字一
在上字

臣下一
有者字
是

一本不
提行是
謂或作
為可從
人下一
有者字
的作逆
並是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
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
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
仇。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
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
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
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
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
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
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
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
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

近之或
作近世
可從

股上一
有射字
甚下有
於字並
是

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
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
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
公乃走踰於北墻。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
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
而死。卓齒之用齊也。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
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饑
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
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一重羣
臣易慮
四字無
謂字國
下有更
字並是

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接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復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

起疑當
作起

一怒作
死是

行一作
私是

待疑當
一作變
是

一無欲
字貴巨
作貴人
是

怨一作
怨是

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取。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徧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惰忿。而不訾言。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欲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

太子五

世下
有絀字

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守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

親一作
新是

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墻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之變。

之變一
作用事
是

舉疑當
作譽

明疑當
作册下
同

無直
字是

止塞
作者止
是

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云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
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
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
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直莫
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
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
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
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
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
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
劫至於守司因圍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
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
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
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
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
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
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
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
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
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
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
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
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
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

無死
字是
疑校倒

馳一作是

王一作主是 一重賞 有罪下 字並是

擅萬乘不疑。此鳩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殺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衆事之端皆相參而觀之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

人一作是

治疑當作法明下二有於字是

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金蠶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然守法之臣為金蠶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太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小人作小臣是

之誘下疑脫於事二事者必當有脫句作後功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悖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員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悞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後言不復。

之下一有意字是

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如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

心一作必
仲之字
有之字
遇作愚
撞作情
並是而
輒是當
作輒當
字一

治者必曰無變古。母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母變。太公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母更。晉則栢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及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栢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遇贛。麻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黃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

代字疑
行後下
一有得
字是

一不重
有字利
作地並
是

非數之
非疑衍
下同

舉下疑
脫以字

人之性
疑當作
今之弊

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躬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

再一作吳是臣疑當作

荆時滅荆一刑當字疑當魏一作魏魏一刑當字疑當魏一刑當字疑當

削下疑有脫字

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吾戰而不勝身
臣入宦于吳反國奔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
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
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
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攻
魏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
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
而加兵許鄆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
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
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
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
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
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

以主一作主以人作臣並是

其友一宇疑係

也。以主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
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
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
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
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
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
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
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
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
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
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衍字疑

大軍二
字疑有

則臣下
一有下
字是

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
 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
 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
 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眾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
 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
 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
 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
 矣而世主弗為國立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
 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
 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
 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
 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

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
 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
 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第五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得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

所無疑
當作無

得作
德在
字疑

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踈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

以當作
爲其作
故是
飾是
子以之
以一作

禮下
有操

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

詹何坐弟子侍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貌上疑脫禮字好當作行

與猶而也壽富下一有貴字

邪上一有行字可從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天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

一無天下之天字可從

故以固
已同用

公心之
立是
公二作

義作
異

鐵作
劇

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
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
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
死即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
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
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
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
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
為雠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
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
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
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

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
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
聲則謂之聾耳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
之險龍耳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
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
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耳悖
狂之禍至是以查之查之者愛其精神查其智識也故曰治人
事天莫如查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
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
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
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
謂嗇是以蚤服

下謂
作為

謂嗇
作唯

故上疑
則疑當
作新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
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
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
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
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
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
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眾人莫見其端
未莫見其端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去之有身而後歿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
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
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
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眾人莫能見其所極唯
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

持上二
有以家

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
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
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者書
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
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
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
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
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
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
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

不治要
作而

一重舉
動理三

世也之
也疑衍

身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
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身小鮮人處疾則
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
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瘕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
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
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崇也疾人之
謂鬼傷人逐除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
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
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
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
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
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
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

治通一
作通治
一重積
力唯田
疇五字

一無一
道字

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
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
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
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
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
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
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
通物所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
糞其也
人君無道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
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
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

下之字
疑當作
者

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晉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

於一作
別是

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

斗得下
一有之
字月得
下有之
字是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以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

光上一
有其字

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
以為暗乎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
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
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
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
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
敗得之以成

見其疑
倒物老
子作象
可從後
下二有
物字
一無字
定字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
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
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鹿麕靡
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
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
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老者謂

謂下疑
脫之字
一無者
字是

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
道非常道也

者字疑
行
老子無
也字者
字可從
至下一
有其字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
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
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
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
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而生者固動
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
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而生而動動
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其大於兕
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
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

一無一
死字可
從

不上疑
脫故字

一無歷
字

害一作
容是

一重務
致其福
四字

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
犯山川則兇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
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
靜不節則虛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
之爪角害之兇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
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
無害入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兇
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兇無
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
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
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

一重見
必行之
道五字

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
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則
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
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
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
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
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
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
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
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
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

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功。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

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竿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竿先。則鍾瑟皆隨。竿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

不為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
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其身其德乃真真者慎
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
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眾故曰脩之鄉其德
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眾故曰脩之邦其德乃
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
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
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
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卷第六

韓非子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遠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
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葦鳥雀處帷幄而兵不
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
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
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
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
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
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
存為常霸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王故
曰知足之為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

曰靜二
字疑衍

霸下一
有王字
是

猗一作
魯是

邦疑當作法

故曰君子十二字疑管上在圭父

臣或作本可從

罰下一是而字

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圭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圭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觀一作是

是上疑脫故曰二字謂損倒

曰字疑

蔡公一作將好恐是倒利下字脫上字有錄字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龍衣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

有出字
是望上
或二復
見二字
可從及
下一有
也字是

應扁鵲出。相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相侯又不應。扁鵲相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相侯而還走。相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相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相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

或無曰
字奇從

上公一
作是

短一作
短食作
短疑是
格

文疑當
作武王
玉門

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則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上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罍於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罍。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且為君子器。不且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

子罕

三

知下疑
應時字

寶貝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化負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
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
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
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
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道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
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
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
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
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
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
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

智上一
有之字
是六一
作之是

之自然而不敢為也空敷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
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
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
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
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
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
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
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
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
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
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

進疑當
作追上
一作尚
音同

為或作
不可從

楚以下
一提行
是

一無觀
字是

害字疑
行

之智疑
倒一無
踐字欲
上有而
字並是

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
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觀長羽；翼不
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
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
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
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
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
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
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蹊躄為盜於境內，而
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
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

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
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
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
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
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
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
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
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
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

是蕙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

請一作謂不重字並是

晉人以下一提行是

下實字疑行

慶封以下一提行是

三宣子或作桓孫可從

之於同用下同

大上或有字

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龍襄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

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肅侯當作烈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一重許之二字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人皆避

一下涸澤作涸澤下更以子字上必有是必字並

君疑當作父

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韓以下一提行是樹上或有內字主下無內字可從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韓宣王謂膠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內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衣宋君曰醉足以亡衣乎對曰桀以醉亡

者彝酒
疑當作
彝酒者

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而猶與
也聖上
一有師
字是

管仲隰朋從於相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

月疑當
作自
上一有
韓王二
字是

今有人見君則眩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眩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眩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荅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

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一不提行是

孟孫獵得鹿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鹿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鹿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逐下一有之字是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紂為象箸箕子怖以為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

短一作是

萌疑當作明

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敵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懼疑當作懼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一無使字是

輪或作壽從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

至一作矣夫二字是

已也下有一有而字是

有猶爲也

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母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血已血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室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荅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

令一作今是

見疑當作點必上一有者字是

友一作支所下有以字是

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相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